

渐渐老去的炊烟

□ 宫佳

小时候，一到饭点，村子里的烟囱就冒起了炊烟。没有风时，炊烟直直地腾空；有风时，炊烟就打了弯，四散而去。

炊烟是在外疯玩的孩子们的瞭望塔，袅袅娜娜的炊烟是母亲们的无声的召唤，不久，村落里就传来了“柱子”“丫头”的呼喊声，家家的饭香把挂着鼻涕的孩子们诱回家。

炊烟渐渐地清淡下去，饭香就浓郁了，家里马上就热闹起来。

母亲身上飘着炊烟的清香，手脚麻利地把不起眼的粗茶淡饭变成我们口中吸溜的美食。质朴的白菜在大葱、蒜的陪伴下，再点缀上红色的朝天椒，色香味俱全，我们的筷子勤了，而母亲的脸上就挂着满足的微笑。

那时的母亲腰身挺直，如同烟囱里刚冒出来的炊

烟，没有经历风吹雨打，俊俏动人，她是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的依靠。炊烟升起，母亲就在灶台边，大锅里翻炒着白菜，虽不是山珍海味，却喂养着我们一天天长大。炊烟升腾着家的味道、母亲的味道，这味道伴随着我们度过日日夜夜，安暖而美好。

可是，我们长大了，像一只只小鸟飞出了鸟巢，我们回过头来，望着那渐渐远去的炊烟，最终义无反顾地奔赴远方。母亲在村口站成炊烟的剪影，声声叮咛化作缕缕炊烟，潜入心里，伴随着我们行走天涯。

不知什么时候母亲的腰身佝偻下去了，家里烟囱冒出来的炊烟也清瘦了，饭桌上的碟儿、碗儿也单薄。白发悄悄地爬上了母亲的头。母亲老了，尽管我不想承认。与母亲一起老去的还有炊烟。

很多房屋都成了空巢，炊烟不再四起，稀稀落落的炊烟点缀着村落。莫非，炊烟也心疼着母亲，寥落

地陪伴着母亲，要与母亲一起承受岁月的风霜吗？

从千里之外，我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回村庄的路，远远地，就看到母亲站在门口，房顶的炊烟正浓，像极了母亲的那颗盼子归来的心。母亲的背微驼，而一脸的慈祥一如从前。

当锅碗瓢盆的交响曲再次响起来时，邻里的琐事就鲜活起来。那些渐渐模糊的身影又重现眼前。我忽然意识到，“叶落归根”是浓得化不开的归属感，村庄的一草一木，在家家户户的炊烟升腾里，已融进了血液。而母亲就这样在日日的炊烟里，把等待守望成我们的根。

母亲在，炊烟会四起，家就在！只是，这变幻无常的风呀，你要轻轻地吹，吹过屋顶，吹过炊烟，莫要凌厉，炊烟就不会疲惫，不会老去，而母亲，也会在炊烟袅袅中，不会更老去！

爷爷和粮食

□ 漆武

粮食，就是“命”。这是爷爷这辈子对粮食的诠释。

爷爷生于1923年，位于大别山腹地金寨县斑竹园镇。那曾经是个四面环山、峰峦起伏，与外界隔离的边陲小镇。爷爷6岁时成了孤儿，依靠邻里相助、亲戚接济，才得以生存。由于过惯了食不果腹、有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，见过荒年粮价比天高，仍粒米难求，因此在爷爷心里，有粮就能活命。

爷爷对粮食的“钟爱”，因年幼的缘故，我自然不会明白。小时候，爷爷疼爱孙子在方圆数里是出了名的，“含在嘴里怕化了”一点也不为过。他能容忍我很多过错，唯一不能容忍的是我对粮食的不尊敬、糟蹋浪费，哪怕一丁点也不行。

那时，我吃饭速度快了，就会不小心遗落三两粒米饭到餐桌上。这时，爷爷眼睛突然一亮，迅速拾起送到嘴里，连忙嘱咐道：吃饭要专心，要爱惜粮食，粮食就是“命”。

把粮食看成和命一样珍贵，自然也会储粮。那时，左邻右舍很是羡慕我家的粮仓，堆有足足三四米高，少说也有三五千斤。粮仓是爷爷特意请村里的篾匠师傅，用老屋前的斑竹编织而成，一圈一圈地垒叠围起来，再用塑料布盖住顶端，一个圆柱形粮仓就形成了。爷爷说：有粮仓，心

不慌。

爷爷最开心的时候，莫过于收获的季节。虽已是古稀老人，却浑身上下是劲，打谷场上活跃得倒像个小伙子，总是笑得合不拢嘴。那时，农村很多庄户人家，经常卖粮换钱补贴家用。而我家却从没有卖粮的习惯，那堆在粮仓里的粮食在爷爷看来就像“命”一样，碰都碰不得，就更别提卖粮了。

尽管如此，爷爷也不是吝啬的人。遇到不好的年景，邻居家粮食不够吃了，爷爷会很大方地借出三两担粮，待来年收成好时再还上。记得，有一位邻家叔叔缺粮，借了一担粮，后来给爷爷钱，却被爷爷拒绝了。

如今，大山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新农村徽派“小别墅”美如画，村村通修到了家门口，农村的土地开始流转种上了经济作物，精准扶贫又筑起一道幸福网，老百姓腰包鼓了起来，在家门口超市就能买到价廉物美的生活用品，村里人都过上了幸福的日子。

如今爷爷已离开我们五年了。爷爷对粮食的那份情谊，恍若隔世、如同梦中。也许，只有经历了荒年、走过了苦难，才更懂得幸福的味道。爷爷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，值得我们世代传承下去。

补锅

□ 王富强

昔日农村，曾培育出许多优秀的民间匠人，这些带有温度的匠心技艺一代代口传身授，陪伴着我们许多年，让所有那个年代的人们普遍接受或认同。

锅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炊具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天天都要用。虽然是铁做的锅，也有自然的损耗。时间长了，锅体布满一道道细如发丝的裂痕，并伴有渗水现象。半天滴一滴，烧一顿饭就是滴几滴而已。又过一段时间，水滴的速度明显加快，影响烧饭。先是自己到水塘边抓点泥巴，往裂缝里轻轻一抹，这种方法是短暂的，过两天裂缝里的泥巴干了，水又“吧嗒、吧嗒”地往下掉，再补，又漏。重复两次后，自己感觉再也不能凑合了，便开始关注每天经过门前的手艺人。

那时常有补锅的师傅走村串户，人未到先传来一串冗长又高亢的长调：补锅补搪瓷缸、白铁锅铝锅换底……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跑出来跟在补锅人的后面嬉戏打闹，偶尔也像模像样地学着喊一嗓子，惹得大家哈哈大笑。师傅一旦有生意，便卸下担子，根据锅的破损程度商讨价格。师傅从行情、专业、使用等方面列举出许多充足的理由来抬高价格，主人则想尽办法进行“砍价”，怎奈师傅走南闯北练就一张好嘴皮，不善辩论的主人哪是对手，几个回合就木讷无词了，一气之下不补了。眼看生意就要泡汤了，师傅主动降价，一番说辞又缓解尴尬氛围。补锅的师傅从筐里拿出一根像蜡笔棒一样的黑乎乎的东西，用火柴点燃，冒出一股特别呛人刺鼻的黑烟，燃烧出来的液体对着裂痕处滴一滴，用手轻轻抹平即可。其过程就这么简单。

如果铁锅破个窟窿，那就要换另一种补法了。先将窟窿四周适当扩充，清除残渣，见到新茬。师傅开始点火升炉，拉起风箱，一会功夫就把炉上的小坩锅烧得红通通的，放进一块生铁片，很快便被高温溶化，师傅舀起一小勺铁水，顺着锅沿一粒火珠滚向破洞，用根短木棍沾湿轻轻按住，一个新的补疤将窟窿堵得严严实实。再用粗细砂布打磨平整光滑，不能有一点儿磕绊之处。

补锅的师傅同时还兼营其他的业务。

铝锅换底。铝材轻便，加热快，不生锈。可时间长了铝材会氧化，针眼般的小气泡遍布锅底，烧饭时锅底总是湿漉漉的。换底就是把旧锅底平整地剪下来，新底与旧锅处都要上下翻边，再用铁锤扣边敲实，相互咬紧，密不透风。师傅一套连贯动作娴熟自如，好似阪上走丸，看见的人都会暗挑拇指。

补搪瓷缸。那时人们喝水普遍用搪瓷缸，这种材质的物品优点是能摔经碰，但时间长了靠底部的某个边缘就会腐蚀，露出小小的砂眼，盛水就漏。补锅师傅十分狡猾，拿在手里边看边用一个尖尖的小锤在砂眼处敲敲，把一个小小的砂眼敲大了，气得主人十分的恼火。不补是不行了，谈好价后，用块小铁皮做成“工”字形嵌入，里外一敲，锡焊四周，舀水试试，只要不漏，师傅就心安理得地收钱走人。

从农村走出来的我，在这些过往的事物里不仅看到了根脉和故土，而且还产生了与生俱来的眷恋和怀想。

小镇茅肆

□ 施光华

茅肆，是我家乡小镇对厕所的称呼。“茅”，草也，估计先人曾用此物扎墙或铺顶遮掩。“肆”乃多义字，也可理解为房舍、店铺，过去把酒馆叫作酒肆。把厕所叫作茅肆，显得脱俗、文雅，这也反映出家乡小镇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内涵。

我小时候见到的挖茅肆活儿比较简单，不搭棚子，不上盖板，只挖一个小的或大的土圆坑，侧面留有排泄口，用砖头水泥砌成。小的可容纳2~5人，大的可容纳10多个或更多的人，高度接近或淹没施工人员头顶，然后围上土墙，留个出入口，墙头上压一层稻草便大功告成。小的家庭使用，大的生产队使用。

这茅肆既不挡风亦不遮雨，布局在小镇居民房前屋后、小庭院和道路旁。如厕时不分性别，男女均可使用。男性如厕时，听到外面有脚步声就干咳几声，表示有人。女性如厕时，将红色或其他颜色的裤带布条搭在墙头上，作为信号公示。这如厕方式也就在这平淡的日子里心照不宣，相安无事地践行着。但偶尔也会闹出一些令人尴尬、啼笑皆非的事情来，如有的男性内急了，明明听到干咳声，也欣然前往，“共同分享”这本不宽敞的地方；有的大叔因饮酒过度，意识模糊，全不在意这墙头上还搭着一根花布条。

种庄稼需要肥料，故茅肆容纳的不光是人

粪，还有家禽家畜粪便。几十年前的农村是集体所有制，社员家的茅肆由生产队组织人员挨户出粪，运至生产队设在田野里更大的茅肆内汇集发酵，伺机对庄稼进行施肥。报酬则根据出粪数量记工分，年终分红。

茅肆给乡亲们生活带来方便和收入外，安全和卫生也带来很大隐患。不光是又臭又硬的石头，每年掉下去的鸡鹅鸭只、小猫小狗也不在少数，甚至上世纪七十年代还发生一起掉进小孩被淹死的悲剧。每逢夏季，蚊蝇蛆虫出没粪池，污染环境，极不卫生。

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让小镇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，在县、镇两级政府正确领导和广大居民大力支持下，小镇先后架起了高压线、建设了一座自来水厂和一条新大街，并对老大街实施改造。近年来，为推进“厕所革命”，促进社会文明，对全镇茅肆即旱厕给予全部废除，每户统一安装标准化抽水马桶。同时，组织广大居民开展各种技能培训活动和安排不同的就业方式，不断增加居民家庭财富积累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小镇彻底告别了世代代吃水靠肩挑、照明靠油烧、吃粮靠返销、房前屋后拉屎撒尿现象。家乡父老乡亲们纷纷称赞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好，让我们过上了具备城市生活条件，比城市还环保的小康富裕生活。